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PRESIDENTS

美国总统全传

富兰克林·皮尔斯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总统全传

富兰克林·皮尔斯

主编：李富明 马建臣 赵 朝

富兰克林·皮尔斯

全名：Franklin Pierce

绰号：小胡桃木、晕倒将军

生卒：1804.11.23—1869.10.8

任期：1853.3.4—1857.3.4

出身：农民

学历：大学（鲍土因，法律）

职业：军人（准将），律师，公务员

党派：民主党

宗教：主教派

职务：国会议员、州制宪会议主席

夫人：简·米恩斯·阿普尔顿

子女：3子

名言：一个没有政党的共和国完全是畸形儿。一切得人心政府的历史证明：企图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生存的想法是多么荒谬。

一、顽皮少年 优秀学生

1804年11月23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希尔斯伯勒的康图库克河岸上的一间小木屋中，诞生了一个不安分的小生命。小生命的诞生无疑又给这间并不宽敞的小木屋带来了无限的生命气息和欢乐的笑声，并在以后的人生旅程中为这个大家族带来了难得的荣耀——这个小生命就是后来的美国第十四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

小皮尔斯诞生时，父亲本杰明·皮尔斯正闲居在家，不过老皮尔斯可并非一位喜欢安分的人，虽然他也是个农家子弟，但在政治上却相当活跃，总想在政坛上显露一下手脚。1775年，当莱克星顿的枪声刚一打响，老皮尔斯就呵住了正在耕地的牲口，丢下手中的农具奔赴独立战争的前线，在军队中服役一直到1784年，并被提升到旅长。独立战争结束后又从政多年，小皮尔斯出生时，他正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顾问委员会委员，后又升到该州州长，父亲的经历对小皮尔斯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小皮尔斯日后经历与老皮尔斯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明显共同之处。

皮尔斯出生不久，他们离开了那座狭小的小木屋，迁居到老皮尔斯在希尔斯伯勒的洛厄村修建的一座宽敞的房子中，小皮尔斯就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童年。1812年战争爆发后，皮尔斯家族中有许多人参加了，尤其是小皮尔斯的哥哥本杰明·肯德里克·皮尔斯，约翰·沙利文·皮尔斯，作为该场战争的老战士，还有声有色地反复向小皮尔斯讲述战争中的惊人故事，这一切的一切都令小皮尔斯激动不已，看来，小皮尔斯从小就想当一名将军

了。

皮尔斯生就一副顽皮性格，再加上高高的个子、强健的性格、活泼的天性，从小就爱打架和恶作剧。特别的是，希尔斯伯勒是个小山村，教育不发达，村中的青年大都务农或打猎，到冬闲时才念一点书，与这些青年厮混在一起，皮尔斯的顽皮性格更是有增无减，他整日想着办法逃学玩耍，总梦想着长大后去当名士兵。不过，顽皮归顽皮，皮尔斯又是个聪明伶俐的学生，据说，他还有能力在休息时候帮助落后的同学呢！

但是，老皮尔斯可不想让这小皮尔斯就这样厮混下去，也不想让小皮尔斯长大后去当什么士兵，他要把儿子培养得更有出息，走出狭小的希尔斯伯勒，走出狭小的新罕布什尔州，到外面的大世界中去闯荡人生。怎么办呢？老皮尔斯认为最好的办法，特别在和平时期，应该送儿子去念大学。小皮尔斯虽不乐意读书，但在父亲的驱使下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本州的汉考克中学，两年以后，即 1820 年又转入本州的弗朗西斯镇中学，在那儿接受预备报考大学的指导，但由于他学习不肯用功，成绩总是不太理想。

顽皮而伶俐的小皮尔斯还比较幸运，1820 年秋天，他竟然顺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考试内容有拉丁文写作、希腊文翻译和地理学、数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于是年仅 16 岁的皮尔斯获得了缅因州布伦斯威克的鲍土因学院的入学证书，老皮尔斯不由感到非常高兴。然而，此时的皮尔斯仍是顽性未改，开始成绩总是不好，二年级时差不多成了班上最后一名，三年级时仍是个满不在乎的学生，常常逃课，以至于再次降到班中倒数第一名，老皮尔斯有些焦虑了：这孩子真的不争气吗？

转眼之间，皮尔斯的大学时间过去了大半，此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皮尔斯在读书上忽然有了动力，奋起直追，到1824年毕业时，他的成绩竟然一下子提到了班内第五名，连老师们都为之惊呆了。在这4年当中，皮尔斯读书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除古典语言、数学外，还学习了历史、化学、矿物学、哲学，特别是对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认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非常有用。读书期间，皮尔斯的思想仍是不安分的，他对政治特别感兴趣，在校园内的政治讨论中，他公然地亮出了自己的杰克逊式民主党人的观点。毕业典礼很快来到了，此时的皮尔斯也非前两年的皮尔斯，他已有了显示自己的资本了，于是在毕业典礼上，他被老师和同学看中，上台去作7分钟的学术演讲，题目是《环境对智能的影响》，还真地显出了水平，特别是他那雄言善辩的口才，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毕业之后，皮尔斯继续留在了鲍土因学院，改学法律，由于兴趣所在，他的法律成绩相当出色，1825年因成绩优秀被选为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1827年，学完法律，通过考试后，被律师公会接纳。

除此之外，皮尔斯在鲍土因学院还有两个重大收获：一个是他的一位关系甚好的同学纳撒尼尔·霍桑后来成了美国著名作家，两人的友谊至老不渝；另一个是在学习法律期间认识了鲍土因学院院长的女儿简·米恩斯·阿普尔顿，他们后来成了夫妻。

二、年轻议员 风华正茂

1827年，皮尔斯通过了律师考试后，便在家乡新罕布什尔州的希尔斯勒伯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从此走上了漫长的政治生涯。此时，皮尔斯才23岁，还是位毛头小伙呢！据材料记载，年轻的皮尔斯潇洒漂亮，身高5英尺10英寸，标准的高鼻梁鼻子，灰眼睛，薄嘴唇，一头浓密卷曲的黑发，为人豪爽友善，且比较圆通，容易合群，也很容易结交朋友，再加上作律师期间的精明能干，两年后，25岁的皮尔斯被选为新罕布什尔州的议会议员，并从1829年到1833年还连选连任，后两年还担任了州议会议长，真可以说是有点仕路亨通了。在此期间，皮尔斯担任了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作为杰克逊民主党人积极参与该州党派斗争。1832年，他还为杰克逊总统的连任在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中进行宣传，这时他仍不到30岁。

皮尔斯30多岁的那几年，在政治上更是青云直上。1833年，皮尔斯在没有正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有幸进入了联邦众议院，从而走出了狭小的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从事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务。两年后，非常顺利地重新当选，不久他连任了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政治主张上，他是杰克逊总统的忠实信徒，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反对合众国银行的运动中，他始终反对由联邦资助的国内改良措施。在对待奴隶制问题的态度上，他表现非常温和，对南方地区报以同情态度，甚至还谴责过废奴主义者是“鲁莽的狂热者”。皮尔斯对奴隶制采取温情主义，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赞成奴隶制，而是在于耽心如果废奴运动搞得过激，有

可能会促使南北矛盾加剧，从而引发内战，这与他后来当上总统之后纵容奴隶制的做法是一脉相通的。

1836 年，皮尔斯又高升了一步，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由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选中进入了参议院，第二年 3 月就任时，他尚不足 33 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参议院议员，那时他父亲本杰明·皮尔斯还健在，可想而知，有这样一位争气的儿子，他该有多么自豪呀！此时的皮尔斯正年轻气盛，精力充沛，什么事情都想过问一下，目的是在政治的斗击场上多积累一些资本和经验，以便有机会再向上争取，到了这种地步，副总统、总统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了。在财政政策上，它基本上支持马丁·范布伦的金融计划，尤其是建立独立国库系统。不过，在此期间，皮尔斯做了一个颇不受人欢迎的事，他一度脱离了民主党，转而与辉格党人勾结在一起，共同反对一项决议，决议的内容是限制言论自由。这在崇尚自由的西方国家里是难得人心的。皮尔斯反对言论自由有他的政治目的，因为当时社会舆论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奴隶制问题，废奴主义者要通过舆论渠道扩大影响，从而为废奴运动制造声势。而对奴隶制采取妥协态度的皮尔斯看到了这一点后，马上就与姑息奴隶制的一些辉格党人勾结在一起了。不过，皮尔斯这次失败了。然而，皮尔斯的妥协主义活动并未就此结束，他还投票赞成得克萨斯的归并问题。甚至可惜的是，作为参议院津贴委员会主席，他把大量时间荒费在大量补助法案分类整理的单调而又没有多少意义的任务上。由于在财政问题上同马丁·范布伦观点一致，所以在 1840 年的大选中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为范布伦的连任作大肆的宣传，但最终也没有把范布伦扶上连任总统的宝座。

40 年代那几年，辉格党人势力比较强盛，在国会中也占了上风，民主党人在国会中的地位渐渐不利，成了力量弱小的少数派，野心勃勃的皮尔斯看到这种情况，不由感到非常失望，背景力量一减弱，自己作为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再发表什么言论就不如以前那样有感召力了，也更没有什么资本向白宫的大门靠近了，于是，渐渐地，皮尔斯对参议院的事务失去了兴趣。再则，由于两个儿子不幸夭折，妻子性格变得更加孤僻，竭力坚持皮尔斯放弃政治，渴望皮尔斯离开华盛顿这个不健康的环境，回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新鲜空气中去。在此两种因素的影响下，皮尔斯于 1842 年 2 月辞去了参议员的职务。

回到新罕布什尔州，皮尔斯夫妇便开始盘算怎样去挣更多的钱，想来想去，皮尔斯决定重操律师旧业，因这是轻车熟路，再则，当了几年的国会议员，自己的名声也更大了。于是皮尔斯把他们的永久居住地迁移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在康科德重新打起了律师的幌子。不过，此时的皮尔斯也并非 10 年前的皮尔斯，他不是单纯干律师这一行，他还积极参加当地的党务工作。到 1844 年，皮尔斯竟又担任起该州的民主党主席，并领导了詹姆斯·波尔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活动，由此，他也得到了报答，被任命为该州的美国地方检察。

三、忧郁珍妮 晕倒将军

皮尔斯的夫人名叫简·米恩斯·阿普尔顿，不知为什么，人们都叫她珍妮。1806 年 3 月 12 日，珍妮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普顿，小皮尔斯不到两岁。珍妮生得娇小、柔弱、怕羞，且自

小经常患病，所以生性沉静，甚至有点孤僻，不喜好应酬，但遇事容易激动，是个虔诚而狂热的宗教徒，总之，人们印象中的珍妮总是一副忧郁寡欢的面孔、拘谨怕羞的神色。珍妮的这种性格给皮尔斯的政治生涯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因为她不喜欢政治，总是想着办法拖热心政治的皮尔斯的后腿。

皮尔斯是在鲍士因学院进修法律时认识珍妮的，当时鲍士因学院的院长就是珍妮的父亲杰西·阿普尔顿。所以，珍妮也可说是出身名门了，但遗憾的是珍妮没有大学名门小姐的高雅、大方的风度。皮尔斯与珍妮结婚于1834年11月19日，两人都差不多是30岁的人了，那时，珍妮的父亲业已去世，家境也不像当初那样富裕了，所以他们的婚礼比较简单，没有举办大规模的盛会，结婚典礼也是在新罕布什尔州阿默斯的新娘的外祖母家中举行的，主持人是新娘的姐夫，一位牧师赛拉斯·艾肯。然后，新婚夫妇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索菲亚·索瑟尔特公寓度了六天蜜月。看来，当初他们俩确实是真诚相爱，不过后来两人经常吵嘴，感情也渐渐出现了裂隙。

珍妮在感情上与皮尔斯产生裂隙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的不同态度，皮尔斯野心勃勃，热衷于在政坛上角逐；珍妮则自小喜欢僻静，讨厌政治场合中的乌烟瘴气。1836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富兰克林·皮尔斯出生，这本可以给珍妮带来一些感情上的安慰，以缓和这个小家庭中的紧张气氛，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小皮尔斯仅活了三天便一命呜呼了！珍妮感到万分悲痛，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夫妇的惩罚，于是变得更加郁郁寡欢，更加厌恶华盛顿，更加厌恶丈夫的政治生活，不久她便独自回到希尔斯伯勒幽居，后来又迁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次年，他们的第二个儿

子弗兰克·罗伯特·皮尔斯出生了，这一次珍妮更加为儿子的性命担心。然而，也许是上帝真的是想惩罚他们，小皮尔斯活到四岁上又夭折了。可怜的珍妮一连两次遭受丧子的打击，她的精神失去了平衡。1841年，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本杰明·皮尔斯出生了，为了躲避灾祸，珍妮要求丈夫放弃政治，回到乡下去。这一次，皮尔斯听从了夫人的请求，辞去了议员的职务，回到康科德与家人团聚，并重操律师职业。

然而，团聚幸福的生活是短暂的，因为皮尔斯并不甘心放弃政治，特别是紧接着皮尔斯在政治上走上峰巅——当上总统——而来的是第三个儿子惨死。

1853年1月6日，皮尔斯带着夫人和儿子本杰明·皮尔斯从马萨诸塞的安多弗出发前往新罕什尔州的康科德，准备参加一位朋友的葬礼。真没想到，朋友的葬礼还没有举办，小儿子的葬礼开始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们一家三口出发刚刚几分钟，火车出事了，一根车轴断裂了，他们乘坐的车厢与列车脱离，顺着路基便滑了下去，还跃过了一道15英尺高的路堤，幸运的是，皮尔斯和珍妮只是受了轻度擦伤；不幸的是，他们的小儿子本杰明被车厢压扁了，而且，这也是本次车祸中唯一的死亡者。小儿子的突然惨死，使珍妮失去了寄托，给珍妮和皮尔斯都造成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他们再也没有子女了！从此以后，珍妮的精神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她曾经那样反复地劝阻丈夫回到政界中去，因此现在她确信，“本杰明的死是上帝对皮尔斯的政治野心的惩罚”。

珍妮随同丈夫住进了白宫，同时也把死亡的阴影带到了白宫深处，她憎恶丈夫的抱负，几乎有两年的时间里，珍妮差不多

整日呆在起居室里，一封又一封的给死去的儿子写感伤的信，把政务也托付了别人，到最后，珍妮完全陷入了一个想入非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整日与她那死去的三个儿子一起聊天，做游戏。由于珍妮的孤僻、伤感，皮尔斯的精神生活也难得幸福，特别是在珍妮去世后，他在政坛上的风光也全部失去，由此，皮尔斯也往往用麻醉的办法来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并染上了周期性的抑郁症，长期的酗酒也损害了他的健康。

皮尔斯不但在政治上野心勃勃，而且是个狂热的扩张分子，他对第十一届总统波尔克侵吞墨西哥领土计划持积极的支持态度，所以，1846年，当美墨战争一爆发，他就撒下了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在家，自己毅然从戎。1846年5月，皮尔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作为二等兵加入志愿军。次年2月，皮尔斯被提升为准将，后来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五位当过将军的总统。5月份，皮尔斯带领2500人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前往普埃布拉，加入吉迪恩·皮洛少将的第三师，当时这个第三师隶属于斯科特将军，按说，皮尔斯是斯科特的老部下了，没想到在五年后的大选中两人却成了竞选对手，且为竞争而大肆相互诬蔑攻击。

1847年8月，皮尔斯率部在 frontline 作战，参加了孔特雷拉斯战役，这是皮尔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唯一的一次重要会战，不料首战对他就不吉利，一发炮弹在他附近爆炸，虽然没有炸到皮尔斯，却惊了他的战马，战马一跃，把他远远地抛向前方，结果，马鞍子的前桥深深嵌入了他的腹股沟，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了知觉，还扭伤了膝盖骨。伤势略一好转，他又上了战场，不料不幸的事再次发生，8月底，皮尔斯在丘鲁布斯科参加追击墨西哥败

军，又一次从战马上摔下来，又一次扭伤了膝盖，并昏倒在战场上。伤愈之后，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委派他作为谈判停战协定人员之一，事实证明他们的谈判协定最终没有生效，因为美方没有接受。在以后的日子里，虽说皮尔斯身在沙场，但由于患了严重的痢疾而卧床不起，最具有纪念意义的查普尔特佩克战役和墨西哥城战役他都没能参加，为此，皮尔斯还深为遗憾呢！然而，此时，忧郁的珍妮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旧居中为丈夫从戎而黯然落泪，这一次，为了自己的政坛风光，他没有顾及妻子的感情。1847年9月，皮尔斯终于康复了，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对墨西哥首都的占领。第二年他退役了，年初便回到了康科德，与家人团聚，地方上为这位凯旋归来的将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州议会向他赠送了“英雄”宝剑。

本来，皮尔斯这次参加墨西哥战争是为了挣得更多的政治资本，真没想到，却由于两次偶然的摔伤，在1852年的大选中他倒反而成了对方嘲笑的对象。1852年，皮尔斯的竞争对手是美墨战争中的上司斯科特将军，支持斯科特的人翻阅了战争记录，发现了皮尔斯两次晕倒在战场上的事，便借题发挥，称他为懦夫，在战场上故意晕倒，并为他起了个绰号“晕倒将军”。为斯科特作宣传的人询问选民：难道你们想让这样的懦夫进白宫当总统吗？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们还编了一本一英寸长、半英寸宽的袖珍书——《皮尔斯将军的军事服役》，并到处散发展览。《路易斯维尔杂志》还有声有色地叙述此事：“皮尔斯在就要进入战斗的节骨眼上从马上摔了下来……晕倒在野外一分钟，在第三分钟快要到来的时候才苏醒了过来，不得不因病卧床，在即将到四分钟时开始恢复，只不过以约一个小时之差错过了战斗。”还有

更有趣的事呢！一家辉格党报纸报道说，一个年轻人站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为斯科特将军作宣传，突然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滚了下来，人们把他扶起后，他说，他只是向人们表演一下“皮尔斯将军在墨西哥战争中是怎样从战马上摔下来的”。这种愚弄宣传日复一日，持续了1852年整整一个秋天。当然，对于辉格党人的攻击，支持皮尔斯的人也不会默然接受，他们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攻击斯科特是“炫耀大王”，最喜欢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阅兵式，并且宣传斯科特最关心的是军衔与地位，最迷恋的是令人眩目的将军制服。所以，民主党人就告诫选民们说，如果斯科特成了总统，美国将会出现“肩章统治”，并讽刺他是个“自负、软弱、愚蠢、狂暴的火药门徒”，是“肩膀上戴着肩章，背上驮着军营小卖店长大的”，辉格党人在战场上挖骨掘坟，用来竞选公职，可以说，这些攻击比辉格党人的诬蔑更加恶毒百倍。

四、竞选黑马 侥幸获胜

美墨战争结束后，皮尔斯回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重操律师旧业，由于在美墨战争前皮尔斯已是名声大振，故而这次干起律师来很是顺利，并且仍可以为日后重返政坛积累资本。果然，皮尔斯回乡不久，民主党就再次看中了他，提名他为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的候选人，也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这个职位太低的缘故吧，皮尔斯婉言谢绝了这次盛请，不过，在1850年，也就是此事的第二年11月，新罕布什尔州召开了第五届制宪会议，皮尔斯当选为主席，下一步，他就开始向总统这个职位迈进了。

1852 年的大选马上就要来到了，各党派都在忙于推举自己的总统候选人。6 月份，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举行了总统提名会议，竞争提名的主要候选人有四位：刘易斯·卡斯、詹姆斯·布坎南、斯蒂芬·道格拉斯、威廉·马西。皮尔斯起初并不在主要提名人范围之内。投票开始了，这些被提名人交替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没有一个人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按照法律规定，谁都没有资格当选。在最初 19 轮投票中，卡斯一直处于略微领先地位；在第 20 轮投票中，布坎南开始处于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第 29 轮。到了第 30 和第 31 轮投票中，道格拉斯又升到了领先地位。接着，一直到第 44 轮投票结束，卡斯重新领先。随后的四轮中威廉·马西又居于领先地位，真可以说是太富于戏剧性了。当投票进行到第 35 轮时，弗吉尼亚代表团把皮尔斯作为一种妥协的选择提了出来，真没想到，这个出人意外的行动使皮尔斯成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黑马”总统。在第 35 轮以后的投票中，皮尔斯后来居上，逐渐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终于在第 49 轮投票中以绝对多数获得总统提名。

本来，由于夫人的强烈反对和竭力要求，皮尔斯不想再去华盛顿搞政治了，但是，现在是有可能登上总统的宝座了，皮尔斯又坐不住了，那个不安分的灵魂再次活跃起来，他也不再去理会妻子的感情问题，而是立即全心投入了竞选活动。

皮尔斯刚一宣布要参加总统竞选，便立即遭到政敌的强烈攻击，政敌们为他设置了重重障碍，奚落皮尔斯是“战场上的晕倒将军”，天生是怕死鬼。而皮尔斯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极力争取选民，沉着应付各方面的攻击和谩骂，由此他获得了“小胡桃木”的绰号（皮尔斯特别崇拜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对

他的差不多每项政策都积极支持，杰克逊被人们称为“老胡桃木”，皮尔斯由此获得了这个绰号）。皮尔斯深知，要想在大选中获胜，仅靠北方各州的支持远远不够，他必须赢得南方蓄奴州的支持，因此他物色了亚拉巴马州的民主党人的威廉·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取得了民主党人全力支持。

在这次竞选中，争论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南北分歧，具体讲来是南方的奴隶制问题，而就在这一问题上，斯科特的支持者辉格党党内就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辉格党人对南方奴隶制采取姑息态度，他们全心全意既支持赞成 1850 年妥协法案的政策宣言，又支持被提名者斯科特；而另一部分所谓的“有良知”的辉格党人则反对奴隶制的推行，谴责辉格党的政策宣言。这部分人支持斯科特，目的是希望他一旦担任总统就能对抗南方，这样在宣传起来力量就弱小了，对于斯科特的竞选当然不利了。而支持皮尔斯的民主党党内各派意见非常一致，并且又获得了一些企业家的支持，而企业家历来是辉格党力量的根源。为了争取德国和爱尔兰移民的选票，斯科特提出移民在服完一年兵役后可自然转为美国公民。辉格党人为争取到天主教徒的支持，又四处宣布斯科特的女儿已成为修女，将来若斯科特成为总统，在政策方针的制订上定然不会危害天主教徒。民主党人抓住这个问题反咬一口，并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折磨斯科特，宣传辉格党内有些人排外主义思想特别浓厚，告诫天主教徒要时刻对这位候选人加以小心。同时，民主党人还在移民面前大造声势，说斯科特在美墨战争期间对部下那些企图逃跑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处罚起来极其残忍，告诫天主教徒不要为斯科特的假仁慈所迷惑。于是，双方你骂我，我骂你，闹得不可开交，都宣扬对方候选人是酒鬼。同时，双方的

支持者在宣传中还编造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口号，其中最富有俏皮性质的是民主党人提出的“我们在 1844 年给了你们波尔克；我们在 1852 年将给你们皮尔斯！”

11 月，全国范围的大选展开了，最终皮尔斯险胜斯科特。皮尔斯获得了 160 万张普选票，占总数的 59.9%，斯科特获得了 138 万张普选票，看来这场竞选对斯科特来说是有些太残酷了。不过，在选举人投票中，两人的票数则悬殊极明显，皮尔斯得了 254 张，斯科特仅得了 42 张——皮尔斯获胜了！总的看来，皮尔斯在竞选中获胜是件极其幸运的事，可以这样说，皮尔斯并没有当选总统的过硬的资历，只是历史的偶然把这位心地善良，却优柔寡断、没有经验的人推上了总统的宝座。事后皮尔斯自己都承认说：“我被抬到一个非常适合别人而并不合我意的职位上来。”其实，皮尔斯竞选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开诚地公布支持 1850 年妥协法案，1852 年，选民们不是要推举一个职业军人当总统，而是要支持一个认为 1850 年妥协案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公民士兵。

皮尔斯竞选胜利，夫人珍妮却为此极为伤心，她一直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到华盛顿去，更不希望皮尔斯某一天会住进白宫。这也成了路人皆知的消息，所以，当民主党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皮尔斯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亲戚朋友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既然皮尔斯已被选为总统，这事就没必要也不能再对她保密了，果然，珍妮一听到此事，当场就晕了过去，她也暗暗下了决心，不去支持丈夫的任何政治外交活动，即使是皮尔斯的总统就职典礼，珍妮都没有参加。后来的日子里，珍妮也只是象征性的住在白宫里，对政事概不过问。这下皮尔斯可犯了难，谁来行

使白宫第一夫人的职责呢？以前的泰勒夫人和菲尔莫尔夫人无法主持白宫事务，上帝却分别赐予他们一位可爱的公主，由她们代替行使妈妈的职责，可皮尔斯却没有女儿，最后只得把白宫女主人的职务托付给珍妮的一位姨母艾比·肯特·米恩斯，同时由珍妮的密友。陆军部卡杰斐逊·戴维斯的妻子瓦里纳·戴维斯协助。过了将近两年时间，珍妮的心理平衡了许多，1855年元旦招待会上，她终于第一次正式作为第一夫人公开露面，此后，她便继续地履行了一些白宮女主人的责任。但不论怎么样，珍妮的一生是不幸的，并且寿命也不长。1863年12月2日，年仅58岁的珍妮因患肺结核在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去世，后来被安葬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的旧北方公墓，皮尔斯死去也被安葬于此处。

1853年3月4日，皮尔斯宣誓就职。在发表就职演说时，皮尔斯表现极为特别：第一，在誓词中他没有说：“我庄严地宣誓”，而说的是“我庄严的誓言”。按照美国联邦宪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七款所规定的总统就职誓词，其第一句应说：“我庄严地宣誓（或誓言）”，本来有选择性，皮尔斯是唯一的选择后者的总统。第二，由于皮尔斯久任律师，雄辩滔滔，其记忆力之强尤为惊人，他的就职演说长达3319字，从头讲到尾，未看一眼讲稿，这在历来总统就职演说中为第一次，演讲起来也是慷慨激昂：

我对联邦寄托着世界上最美好的和最热切的希望。如果没有联邦，我们作为个人或者集体该是什么样子？……我有一个真挚而要紧的信念，由于在上帝的保佑下，联邦

迄今为止始终是我们繁荣昌盛的源泉，因此，它是我们所享有的幸福能日久天长的最可靠的保证。……任何一种有关社会或政府的理论，无论它是出自狂热的野心还是病态的野心，只要有意破坏联结我们的法律和情感的纽带，我都将随时予以严厉的制止。在我看来，存在于联邦各州的非自愿奴役是宪法所承认的。我相信，非自愿奴役像其它公认的权利一样有效，而存在非自愿奴役的州有权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以实施宪法的规定……

虽说皮尔斯讲演得冠冕堂皇，但由于其政策失宜，在美国历史上成了声望极低的总统之一；虽说皮尔斯大讲特讲维护联邦、维护政党的统一，仍然遭到了后世批评家们的指责。1868年，吉迪斯·韦尔斯曾说道：“一个自鸣得意、好出风头 and 圆滑世故的家伙（指皮尔斯），由于他的错误和弱点，他瓦解了自己的政府，并在全美国瓦解了自己的政党。”

五、正邪冲突 堪州血战

1850年妥协法案签订后，美国获得了一个时期的相对稳定，但是，正像当时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所讲的妙语一样：“从今以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不得太平。”皮尔斯的上台，很快导致了南北矛盾的激化，并且导致了堪萨斯流血事件的爆

发。

皮尔斯上台后，在南北矛盾问题上，他已不仅仅限于对南方妥协，而成了亲南方，差不多在任何问题的处理上都有意偏袒南方，例如他签署了一项较低的关税率议案，并否定了一项内部改善的法案；议会中的南方人还投票否决了一项宅地法，所有这一切都为北方人所深怀不满，于是北方人开始指责政府，皮尔斯则毫不忍让，回过头来指责北方人反对奴隶制的“有害鼓动”造成了地方性的紧张局势，并说北方人的努力“20年来毫无成果可言，唯一的结果是在南北双方之间制造了祸害”。于是北方人更是忍无可忍了。

1853年，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在参议院会上提出了一个法案，内容是主张修建一条纵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以促进美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要修建的铁路将穿过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连接旧金山。当时，美国中部还没有完全开发，大片地区仍是一片荒原，并且既非蓄奴州又非自由州，而一旦铁路建成，这两个地区很快就会发展起来，人口将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便是该区实行什么制度。在1820年时美国颁布了一个《密苏里妥协法案》，该法案规定：北纬36度30分以北地区成立州时作为自由州；北纬36度30分以南地区成立州时作为蓄奴制。而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都在该线以北，若按规定，两区建立自由州毫无疑问，然而问题出现在皮尔斯对南方放纵过度，使之发生了争执。南方奴隶主利用皮尔斯妥协之机，一心想控制这一片富饶广阔的土地，于是千方百计地想使它们变成蓄奴州；北方工业资本家和废奴主义则坚决主张依据《密苏里法案》办事，使它成为自由州。

问题终得有个解决办法呀，解决过程中怎样才能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呢？1854年1月，道格拉斯与南方奴隶主代表经过一番磋商后，向参议院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该法案宣布《密苏里法案》作废，并作了新的规定：“领地及由领地形成新州内的一切有关奴隶制的问题，应留给住在那里的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来解决。为了掩护其不规的行径，道格拉斯还为新法案的办法起了个美名——居民主权原则。表面看来，该原则比较民主，实质上是极反动的，它承认蓄奴制不受限制，企图以此为吞并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为蓄奴州提供法律依据。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奴隶主们及拥护奴隶制人的为了更顺利地吞并堪萨斯，把内布拉斯加让给了北部的自由土地派。然而，废奴主义者所要求的并限未局于此，他们指责道格拉提出这个法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增加1856年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机会，至于是否为此姑且不论，反正这个法案的提出重新导致了关于奴隶制问题的派系大辩论。甚至在1854年1月，北方著名废奴主义者萨蒙·蔡斯和查尔斯·萨默等人发表了《独立民主党人呼吁书》，公开谴责这个法案是个向奴隶制开放全部准州的南方阴谋，为了防止南方阴谋的得逞，北方各地的废奴主义团体组织了“移民援助会”，派自由土地派及其拥护者前往堪萨斯定居，同时号召黑人们不要害怕种族歧视，也移居到堪萨斯去，一时前往堪萨斯的移民络绎不绝。2月，北方废奴主义者在威斯康星州的里彭举行了会议，并组织了一个新党——共和党，在以后的日子里，共和党成了废奴运动的主力军。为了争取和扩大势力，南方的奴隶主集团也争先恐后地带着奴隶们迁

入该州，并组织暴徒袭击自由土地派移民，自由土地派也奋起自卫，内战的苗头越来越明显了。

1855年3月，在堪萨斯这块新开垦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府，一个是奴隶主集团在勒孔顿建立的领地政府；另一个是自由土地派在托皮卡建立的自由民政府，双方都要求皮尔斯政府给予承认——其实，这是南北双方堪萨斯领地控制权的产物。本来，皮尔斯是全心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认为该法案是一种处理南北双方利益纠纷的公正的、切实可行的妥协方案，甚至他为了使此法案得以通过生效而积极活动。而现在，当两个新政府都来寻求皮尔斯的承认和支持的时候，皮尔斯决心袒护南方领地政府。1856年初，皮尔斯在国会咨文中宣称勒孔顿南方领地政府为合法政府，并宣布托皮卡北方自由民政府为非法组织，是在搞“叛乱”。为了减少事端，皮尔斯还声称如果自由土地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联邦政府将会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但是，皮尔斯的恫吓似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废奴主义者的反抗仍是如火如荼。2月11日，皮尔斯不顾国内舆论的压力，命令驻扎在堪萨斯的联邦军队强行解散托皮尔政府。

由于得到了皮尔斯的公开支持，堪萨斯的奴隶主集团更是气焰嚣张，他们带领暴徒从密苏里蓄奴州蜂拥般进入堪萨斯。1856年2月21日，勒孔顿的武装部队和暴徒们袭击了自由土地派的劳伦斯据点，自由土地派移民奋起还击，堪萨斯内战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起又一起的武装冲突，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事件。在5月份的约翰·布朗袭击事件中，有5名支持奴隶制的人在波塔沃托米河畔被杀，这种混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年底，死伤者多达200人。

堪萨斯内战是美国奴隶主势力和反奴隶制势力之间第一次公开的武装冲突，也诚如皮尔斯所言，它成了“全国人民对立情绪爆发的战场”。进一步说，堪萨斯流血事件是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的序幕。堪萨斯流血事件本是南方奴隶主集团积极向北扩张的产物，同时与皮尔斯的包庇、纵容有着直接关系，皮尔斯对堪萨斯流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皮尔斯任职期满时，他完全可以提出并着手处理堪萨斯问题，遗憾的是，在1856年总统提名会议上，由于皮尔斯所作所为深不得人心，民主党人拒绝再次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布坎南。1857年届满后，皮尔斯返回了新罕布什尔州，把一大堆棘手的问题留给了他的后来人。

六、肆意侵略 扩充疆土

在就职演说中，皮尔斯以善于雄辩的口才向美国人民许下了一个美丽的诺言，即一个国内兴旺发达、国际关系活跃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同时，他指出，为了国家的安全，美国可能要获取更多的领地，而且也决不会因任何困难阻力而停止扩张。一旦上台后，皮尔斯立即把目光转到了邻国甚至更远的地方。当然，皮尔斯这样做，也是继承了前几任总统的意愿和主张，从第十任约翰·泰勒总统开始，他们一直为扩张国土而积极推行侵略活动。

皮尔斯上台后第一步行动是掠夺墨西哥。根据斯蒂芬·道格拉斯的提议，美国要修建纵贯大陆东西的大铁路，向南一直延伸至加利福尼亚，而通向加利福尼亚的最理想的地方即是墨西哥领土内的基拉河沿岸地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陆军部长杰斐逊

• 戴维斯劝说皮尔斯派遣詹姆斯·加兹登前往墨西哥谈判，最终达成了购地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出资 1000 万美元从墨西哥购取一块 45 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即现在的南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南部地区。到此，美国大陆上 48 个相邻州的轮廓基本形成了。

1854 年，皮尔斯把侵略的目标转向了古巴。当时的古巴仍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皮尔斯执政期间，英法正展开克里亚战争，西班牙正陷入经济危机，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于是，皮尔斯授权国务卿马西一手策划从西班牙手中攫取古巴的方案。马西便按照皮尔斯的用意指示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皮埃尔·苏莱在马德里同西班牙政府谈判古巴问题。首先，苏莱提出购买方案，西班牙不肯答应，苏莱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西班牙当局仍然拒绝出售，美国将采取下一步行动，即想法使该岛国脱离西班牙。为了使情况进展更为顺利，苏莱在马西的建议下，又会见了美国驻法公使约翰·梅森和美国驻英国公使詹姆斯·布坎南，共同商讨如何进一步更好对付西班牙。最后，三位公使在比利时的奥斯坦登和普鲁士的艾克斯拉沙佩勒会面，10 月 18 日，他们宣布了“奥斯坦登宣言”。宣言明确表示，美国愿意出资 1200 万美元购买古巴，如果西班牙再拒绝出售，那么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就是正当的行动”。为了给强取豪夺遮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宣言还声称什么“古巴对北美共和国来说，就像其目前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必不可少，古巴自然而然的属于合众国的大家庭”。

本来，这个所谓的宣言并不是个公开的宣言，而是一个内部文件，是专供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来阅读的。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它的内容被《纽约先驱报》的记者知道了，于是宣言的内容在此

家报纸上被刊登出来，皮尔斯政府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在极其窘迫的情况下，皮尔斯一度考虑过用武力征服西班牙以取得古巴，但这会引起政府反对派的更加强烈的批评与指责，反对派们声称这种扩张政策是企图进一步扩大蓄奴区。同时，宣言的暴光也遭到了欧洲列强的公开抗议，因为他们也不愿意美国这个后起国家强大过快，否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皮尔斯担心欧洲各大国与美国作对，同时还要应付国内的堪萨斯事件，于是，不得不收敛言行。为了减轻欧洲各国的压力，皮尔斯与国务卿马西正式发表声明否认奥斯坦登宣言。可是，一手策划此事的驻西班牙大使苏莱对皮尔斯政府深表不满，认为他们在此事上出卖了自己，立即辞职以示抗议。美国吞并古巴的计划最终就这样流产了，以后的历史也不断的证明了这一点，仅从一个多世纪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来看，当初一句话带有着天才的预言性：“只要古巴不包括在其疆界之内，美利坚合众国就永远不能享有安宁，也永远不会具有可靠的安全。”

为了限制欧洲国家在中美洲的领土努力扩张，美国同英国签订了关于中美洲地区中立化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但是，其中又隐藏着美国政府的不良动机，即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时自己把势力扩展到该地区，进而使之成为自己的领土。而今，皮尔斯一上台，就把这种蓄谋已久的企图变成了事实。1855年下半年，美国冒险主义分子威廉·沃克利用尼加拉瓜国内局势动乱之机，推翻了尼加拉瓜合法政府，次年，沃克自立为尼加拉瓜总统。这种举动得到了美国南方奴隶主集团的大力支持，他们想趁机吞并尼加拉瓜，使之成为蓄奴州。皮尔斯对此行动给予了承认，并于1856年5月14日接见了沃克派到华盛顿的密使，这就标志

着皮尔斯承认了沃克政权是尼加拉瓜的合法政府。也许是上帝不愿意再把尼加拉瓜赏赐给美国，沃克政府不久就被当地人民推翻了。

皮尔斯政府不但在美洲积极扩张，而且把下一步的目标放在了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和中国。1852年，菲尔莫尔总统曾派海军少将佩里率舰队开赴日本，打开了日本的门户，随后又到中国近海进行侦察，1854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佩里回美国向皮尔斯复命，同时向皮尔斯建议可以用武力强占中国的琉球和台湾，以此作为美国向远东扩张海上势力的基地，这得到了皮尔斯政府的赞许。

1851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一时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欧洲各国列强和美国都不敢贸然行动，支持谁反对谁都不能轻率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皮尔斯政府与英、法等国政府首先宣布了一条“中立法案”，其目的在于观望时态变化，所以，自宣布“中立法案”之日起，英美各国就在此幌子之下积极开展间谍活动，美国的专使马沙利与法、英公使一道前往南京了解事态。经过一段时间侦探，马沙利感觉情况不妙，便于1854年3月回国向皮尔斯汇报他们的侦察结论：太平天国若取得胜利，它不可能承认清政府同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美国必须支持清政府，支持清政府用武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随之，皮尔斯又派麦克莲为驻华特使。麦克莲一到中国，便立即策动英法等国开始夺取中国关税的侵略活动。很快，英法等国听取了麦克莲的建议，三国相互勾结，在上海的领事联合成了一个新海关，当时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无暇顾及此事，中国的关税轻而易举的就被他们夺取了。接着，英国美国特使在单方面作主宣

布苏州河以北地方为美租界。11月初，麦克莲亲自伙同英国领事率舰队北上，迫使清政府修改1842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

皮尔斯政府并没有到此为止，1855年底，皮尔斯又命令侵华老手巴加为驻华专使。巴加也是位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在此之前他就屡次向皮尔斯建议应用武力吞并中国，皮尔斯也正是看中了巴加这一点才派他到中国来的。但是，皮尔斯考虑到中国太大，独自吞并中国还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想来想去，美国感到目前还应寻求势力联合，于是美、英、法三国再次勾结起来。不过，美国一开始并未付诸武力行动，仍是从修改条约为突破口，皮尔斯命令巴加联合英法势力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修改《中美望厦条约》的要求。同时，巴加还向皮尔斯提出美国同英、法等国联合用武力侵华的具体主张，内容如下：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改条约，美国就立即占领台湾，英国占领舟山群岛，法国占领朝鲜，进一步威胁中国。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美联军从海上直取天津，进而进军北京，火烧圆明园，借此机会，美国又把停留在香港海面的海军舰队增派到台湾，企图以武力占领，进一步建立傀儡“独立政权”，作为日后侵略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东亚的战争基地。终于，美国在中国的良苦用心得到了回报，1858年6月18日，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天津条约》。

皮尔斯的胃口实在是大极了，就在他们积极策划侵略中国时，目光又盯住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并为据为己有而积极活动。

七、连任失败 伤心流泪

1856 年的总统提名大会又要到来了，疯狂一时的皮尔斯显然不会悄无声息的退出总统的宝座，于是在提名大会来临之际频频活动，想再次获得大会提名。但是，此时的皮尔斯已非昔日的“黑马”皮尔斯，他现在的声誉极其低下。首先，皮尔斯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南方奴隶主的纵容包庇引起了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感，特别是堪萨斯流血事件的爆发，更使他声誉扫地。其次，皮尔斯积极对外扩张，虽说也符合北方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但他们对中美洲古巴等地的侵略则主要是服务于南方奴隶主集团的利益，扩大奴隶制地区，因而北方工业资本家对此并不以为然。再次，虽然皮尔斯性格豪爽、友善、圆通，很容易与人相处，也很容易获得朋友，但这并没有避免特别是执政后期与国会的重重矛盾，据说他在任期间的短短四年里，竟然运用了九次总统否决权，否定了国会的一些法案，然而其中的五次又被国会重新否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否决失败多于成功的总统，可见皮尔斯处境多么尴尬。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皮尔斯在这次总统提名大会上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在提名会议召开之前，皮尔斯已算好，自己需 198 张支持票才能获胜。他的经理人也为他算了一笔帐，估计有 145 票他一定能得到，另外 53 张有可能得到。皮尔斯自己也很清楚，他一上台后就对南方采取了宽容态度，所以在提名中也主要依靠南方各州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从一开始弗吉尼亚州就抛弃了他，而倒向了布坎南，因此，他的对手布坎南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不过，

两人所得票数悬殊并不大。在第六轮投票中，皮尔斯的另一个有力支持者田纳西州也转向布坎南，第七轮投票中，阿肯色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纷纷倒戈，转而支持布坎南——皮尔斯大势已去！提名成败已成定局，皮尔斯的经理人看到再坚持已毫无意义，便撤回了他的名字，把提名给了布坎南。

由于皮尔斯一直纵容奴隶主集团，这引起了积极倡导废奴运动的共和党人的极端反感，共和党人时时都在想方设法摧损皮尔斯的声誉，以促使他早日下台。1856 年秋，曾有人提议邀请皮尔斯总统回家乡康科德进行访问，同时出席一次盛大的欢迎大会。于是康科德由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筹划这次欢迎大会，没想到，会议正在召开期间，突然挤进一伙共和党人，他们把会场都挤满了，结果，邀请皮尔斯回乡访问的事遂之告吹，甚至共和党人还操纵了这次大会，并通过一项特别决议，说什么将不再为皮尔斯举行任何欢迎大会。听到这个消息，皮尔斯不由感到极为难堪——连家乡人都不欢迎自己了！不过，当皮尔斯于 10 月初回康科德选择新居时，尽管共和党人从中破坏，他还是受到了令人激动的欢迎。

1856 年 11 月，布坎南在大选中获胜，也不知为什么，皮尔斯这次对这位曾同自己激烈竞争并即将取代自己的新总统表现出少有的大度，盛情地邀请布坎南在就职之前就搬进了白宫，与自己共处了一段日子。

在卸任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皮尔斯在家务事上没少投入精力，他像房地产经营者一样仔细出售他曾视若珍宝的家具，因为回老家康科德定居是用不着这些东西的。并且，他还让内阁有关人员核查了房产管理细帐，还拟就了无数报告，其中包含数以千

计的数字，可又有谁去关心这些琐碎而并无什么意义的事情呢？或许，皮尔斯这样做正表明他对白宫的无限依恋之情，在任期间，他对白宫保管得是那么完好！但是，既然卸任，总得离开白宫，此时的皮尔斯显得很是激动，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皮尔斯总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八、不识时务 大战酒瓶

1857年3月4日，詹姆斯·布坎南宣布就职；出席完布坎南的就职典礼，皮尔斯便携夫人离开了白宫。然后，他们夫妇两人又在华盛顿逗留了一些日子，一直到新罕布什尔州天气转好之后才回康科德定居。此时，皮尔斯的生活还算比较富裕，因为皮尔斯一向比较节俭，每年都能省下一半的薪水，到卸任时竟积蓄了七八万美元，当然，这和一些大资本家或大种植园主是无法比拟的。

5月下旬，天气变暖，皮尔斯携夫人从华盛顿启程，一路上行速很是缓慢，好像是在旅游一般，这也是几十年紧张生活之后难得的放松。本来，皮尔斯在1853年时就说过，将来总统届满后要回新罕布什尔州去务农，但是，皮尔斯虽说回了家乡，但并未履行务农的诺言，在家乡刚刚呆了几个月，便启程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旅行，他们先到了欧洲，然后到了巴哈马群岛，过了一段真正闲适的生活，对于夫妇两人来讲也都可以借此摆脱由于丧子带来的抑郁，对于夫人珍妮来讲，丈夫脱离政坛也遂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1859年，皮尔斯夫妇才姗姗回国，一踏上美国国土，皮尔

斯就发现他的一些支持者正企图发起一场运动，以促使皮尔斯重返白宫。也许是皮尔斯在旅游中真正享受到了一些闲适生活的快乐，同时再想到范布伦和菲尔莫尔企图重返总统，结果反蒙耻辱的事情，他不准备再进角逐场。于是他写信给自己的支持者，说明自己已无意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不过，他希望自己的意中人杰菲逊·戴维斯能在 1860 年大选中获胜，戴维斯是皮尔斯执政时的战争部长，同时又是他的亲密朋友。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皮尔斯一直为这位朋友取得候选人资格辛苦奔波！

在国内逗留了一段时间，皮尔斯又出发了，这次是前往那骚进行为时五个月的访问，同时也进行旅游。可以说，皮尔斯在卸任后的这三年里一直过着一种漂泊生活，在欧洲的时间长于在美国的时间，更不要说在家乡康科德务农的事了。这次，他在国外一直呆到 1860 年总统大选前夕。

如果皮尔斯继续自己的海外旅行，不过问国内政治，他以后的处境肯定会很好，毕竟有些奴隶主还拥护他，家乡康科德的人还热爱他。然而，刚刚过了一段闲适生活的他却又赶回美国涉足 1860 年大选。

皮尔斯历来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激烈，1860 年初，他发表了一篇名为《街道上的战争》的文章，竟然谩骂北方废奴主义者是疯子。此文章一发表立即遭到北方人的强烈斥责。1860 年，美国内战的迹象已十分明显，然而不识时务的皮尔斯却在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利于南方事业的言论。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讲道：“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现时情况下梦想采取高压手段。”甚至，皮尔斯还幻想撮使南北和谈，用半年时间解决分歧，一旦谈判告吹，南方可以在不受干扰上行使自己

的政策。可见，皮尔斯是公开站在奴隶主的利益上说话了。

1861年4月，美国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使皮尔斯感到非常痛心，当然他痛心的主要是唯恐南方奴隶主集团由于战争而受损。于是，他想出一个怪主意，当时在世的五位前总统范布伦、泰勒、菲尔莫尔、布坎南加上他自己召开会议，联名发表言论，反对内战，批评林肯政府。但是，五位前总统对内战的意见也不一致，所以皮尔斯的建议没有多少人支持，此时他已显得非常孤立，但他仍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并愤愤不平的说什么：“对于这场我企图给予平息的战争，我决不会以任何形式表示支持。”

在内战初期阶段，由于林肯政府态度的不坚决，北方频频失利，这更让皮尔斯抓住了批评的把柄，他说林肯“由于能力有限，知识贫乏，成了废奴主义者的驯服工具，他应对国家迄今所遭受的一切灾难负责，应对一切堕落、一切暴行、一切荒地和废墟负责。”实际上，林肯政府的政策是代表广大北方人利益，也是合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人心所向，皮尔斯的批评极不合适宜，加上他的论点已超越了政见范围，一些北方人对此都不屑一顾，反而认为他的言论与叛国行为差不多，于是朋友们也都不乐意再与他来往了，皮尔斯真是孤独了。

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尴尬，皮尔斯也并非一无所知，可是不知为什么，晚年的皮尔斯竟变得非常顽固，决意要与林肯作对到底。1863年7月4日，民主党人在康科德举行了一次集会，皮尔斯要求在此会议上担任主要发言人。在会上，皮尔斯再次猛烈抨击林肯政府，指责林肯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毫无结果的、毁灭性的内战，除了正在成熟的灾难会获得丰收之外，其余一切都

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他悲叹“可怕的、无益的、致命的内战的进行，是根据解放、破坏、镇压的理论，”声称自己被双方的残杀所破坏，惊叹“我们通过武力维护联邦的一切是多么无益。”也正在皮尔斯慷慨激昂的时候，会场里出现了一阵骚乱，先是从后面，迅速传遍整个会场。原来，《康科德政治家》报刚刚收到前线来的电报说，联邦军队在葛底斯堡打了一场大胜仗，当时皮尔斯正大肆宣扬北方取得战争胜利毫无希望，而联邦军队在最大最关键的战役中一举扭转了局势——这事真令皮尔斯尴尬极了！这一天，皮尔斯在北方人心目中的好形象彻底消散了，并且还惹怒了一伙反废奴主义者，在林肯被谋杀后，他们还想袭击皮尔斯的住宅。

由于一系列的不识时务的言行，皮尔斯在北方人中间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了，朋友们也都不愿意与这位顽固分子相来往，他只好与妻子厮守度日。不幸的是，五个月之后，即1863年年底，妻子去世了——结束了她那郁郁寡欢的一生。又过了不到一年，他的大学同学、自己终生挚友、著名作家霍桑病逝，皮尔斯再无知心朋友畅谈胸襟，更加显得孤苦伶仃，特别是随着战争的结束，供人们议论的话题也少了，生活变得简直难以让他忍受，从此，皮尔斯更加消沉，深居简出，开始大量饮酒，常常醉得不省人事。皮尔斯也一度考虑过离开康科德，因为那儿的人都不愿与自己谈话。后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海边购置了84英亩土地，想把它建成一个避暑胜地，不知什么原因，最终也没有成果。

长期的酗酒，严重危害了皮尔斯的健康，1869年夏天，他患了腹部水肿和肺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0月8日拂晓之前，这位孤独的前总统于康科德去世，终年64岁。人们把他的遗体

放在新罕布什尔州议会会堂进行瞻仰；三日后，他的葬礼在康科德的圣保罗主教派教堂举行；最后，他被埋葬于康科德，与他的妻子珍妮合葬。虽然皮尔斯死了，但北方人对他的怨恨并没有随之消失，新罕布什尔州州议会花了整整 50 年时间，才表决通过拨款为这位声望极低的前总统修建一个简单的纪念碑。